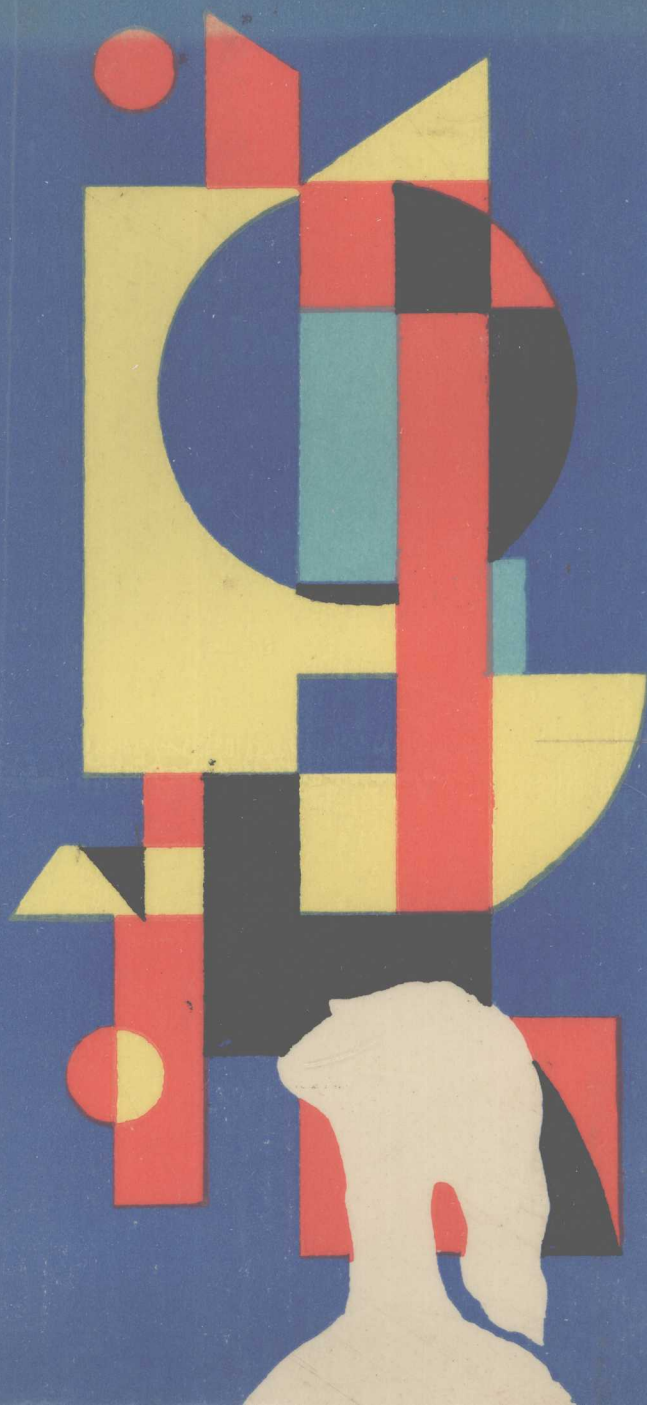


你不可改变我

本社编

NIBUKE GAI BIAN WO NIBUKE GAI BIAN WO NIBUKE GAI BIAN WO NIBUKE GAI BIAN WO NIBUKE GAI BIAN WO



青春文学丛书·百花文艺出版社

你不可改变我

本社编

你不可改变我

本社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8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 1/8 插页2 字数240,000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ISBN 7-5306-0181-4/I·135

定价: 4.1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当代中学生题材的中短篇小说集。收《夏天的素描》、《我们青春的纪念册》、《生日》、《十八岁进行曲》四部中篇，及《你不可改变我》、《告别庸凡》、《黑发》等六个短篇。作者有作家、也有中学生。作为中学生，韩晓征、陈静、阎妮用自己的笔形象地记录了对自己生活的感受和理解。成人作家们则试图用成熟的眼光审视并深入一个年轻的心灵世界。小说人物性格鲜明生动，形象塑造不拘一格，时代气息浓厚，现实感强烈；其中《你不可改变我》、《夏天的素描》分别被评为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和中学生评选的“知音奖”优秀小说。

目 录

生日	牟国平 (1)
你不可改变我	<u>刘西鸿</u> (53)
黑发	陈丹燕 (75)
告别裔凡	秦文君 (90)
那个夏天	王亚萍 (103)
眷眷之心	陈 静 (117)
六月二十七，灰色的太阳	阎 妮 (125)
夏天的素描	韩晓征 (131)
十八岁进行曲	方 方 (215)
我们青春的纪念册	梁 迈 (264)

生日

牟 国 平

“和尚”——大家都这么叫他。据说是他四、五岁时，邻居二婶同母亲聊天，突然象发现个宝贝似的把他抱起来，“看哪，这小家伙跟和尚一样漂亮。”此后，二婶每次见他都叫他“和尚”。自然，一齐长大的伙伴和同学也这样叫了，在这点上他倒很想得开：叫就叫呗，谁他妈没个外号。现在他醒了，他觉得有些不对劲。隔壁二婶的那架破半导体播放着谁都不听的节目，母亲屋里那架挂钟依旧“咯噔、咯噔”慢吞吞响着。就象一个二百岁的病老头。和尚想。他眯着眼，很不想起床。二百年到底有多长？他忽然记起来：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十六岁了。他已经想过好多次这个日子了，却怎么也感觉不到自己又长大一岁。

倒霉，我一定要倒霉的。我怎么能把生日忘了。和尚很愤怒。我他妈怎么就象个傻蛋，所有人都象傻蛋。他从枕头下掏出烟盒，只剩两支烟了，他很不高兴地抽出了一支。

“小玲子！给我拿火柴来。”他朝里屋喊了一声。

小玲子象猫一样爱她的哥哥。她认为哥哥是世界上最有可能就为了这个吧，她总是同班里那些漂亮的女孩子交朋友。现在，她

已一面啃着昨天的馒头，一面专心地在一个布面笔记本上写她的日记，笔记本是哥哥送她的。

1985.4.2.（星期三）

晴

昨天晚上，哥哥又对妈妈发脾气了，他说他一见马老师就打心眼里恶心。马老师是哥哥的班主任，昨天把妈妈叫到学校啦，说哥哥总是跟同学吵架，有好几次差点就打起来啦。哥哥说过马老师一见到哥哥就不顺眼，一见到当官的就上赶着去巴结人家。哥哥说得对，马老师就是这样。

妈妈已经去上班了，哥哥还在外屋睡觉。今天是哥哥的生日。我已经存了三元六角钱了，我要给哥哥买一件生日礼物。他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哥哥从来没有得到过生日礼物。那是在一次看过电影以后哥哥说的。

我过生日的时候，哥哥总要送给我礼物，象小镜子、小梳子啦……，还有别的东西。

“小玲子！给我拿火柴来。”她听哥哥叫她，很快从里屋出来了。

“哥，你又抽烟呐？我要去告诉你们马老师，她会把你打到非洲去的。”她把火柴扔给他。

和尚没理她。谁让你有这么一个可怜的多嘴多舌的妹妹呢？他点着烟，示威似的向天上吐了个漂亮的烟圈。他不愿离开舒服的被窝。

“嘿，哥。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吧？”小玲子收拾着屋子，对他说。

他知道妹妹可能就说的自己生日，几天前妹妹就说过了。

“不知道。”这才象男子汉呢。

“生日。你的生日。”她走到他跟前，低下头轻轻对他说：“你十六岁了。我要象电影那样吻你一下。”他还没反应过来，妹妹已经大笑着从他身边跳开了。

“你真是个傻丫头。”和尚无可奈何地闭上眼。

“唉，哥。你有女朋友吗？我给你介绍一个吧？我们班的，跟我可好啦。”

“什么？是不是你有男朋友了，你们班的？”

“得了吧，我们班男生都是臭大粪，我才不理他们呢。你知道教我们历史的张老师吗？他可挺有风度的。”

“不就那个戴一副眼镜、秃顶、烂鼻子、少了条腿的糟老头嘛。”

“你才烂鼻子、秃脑袋、少了一条腿呢！”小玲子做出生气的样子，把手中的抹布扔到他脸上。“你是一个彻头彻尾、地地道道的大傻蛋。”

和尚和妹妹都在四中上学，张老师是刚来的大学生，和尚知道他挺精神的。小玲子对这家伙看来真有点意思，可她才十三岁呀。和尚想，看来她提前进入青春期了。

里屋的钟响了，小玲子象皮球一样蹦了进去。“哥。快起来吧。”是该起床了。和尚把烟摁灭，把烟放进还有一支烟的盒里。不是为了留到没烟的时候抽，他还没那么大瘾；妹妹是不会跟妈妈说的，可妈妈知道了一定要生气。和尚揉揉眼，这才慢吞吞穿起了衣服。

小玲子从屋里又蹦了出来，“哥，晚上我要送你一件生日礼物。你等着好啦，不会让你失望的。”

“最好来几盒烟，不然来瓶二锅头也行。”

“还三锅头呢。”妹妹向院里走，“也不怕把鼻子丢了。”

“三锅头也行啊。”和尚冲院里喊。

“还八锅头哪！”妹妹推上她的小红车，上学去了。

鼓楼，107路车站。车来了，象往日一样拥挤，和尚守在中门，第一个上了车。你要生存，必须学会挤车。他想。后面的人涌上来，和尚被紧紧挤在几个乘客当中。所有人心情都很好，所以没人争吵。大家都习惯了拥挤，也许是早晨的缘故。哪怕碰上两个小孩吵架，看热闹的也会挤得喘不过气来。车开了，看来我又要迟到了。铃声一响，所有人都得象风那样拥到自己座位上，去为二百年以后的大学文凭奋斗。枪声一响，人们就象惊了枪的兔子跑向终点。和尚以为在自己十六岁生日的早晨，居然要去想这些无聊的废话很不值得。车下，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孩骑着一辆红色的小车。他以为是妹妹，立刻知道错了。红色的小车，妹妹的生命。妹妹每天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擦她心爱的宝贝。当妹妹同自己一齐考上四中这所全国闻名的学校，和尚同妈妈商量了好几次，最后还是把妈妈发的年终奖为妹妹买了车。不是和尚不想有辆车，只是妹妹太喜欢了。四中的男孩都是王子，女孩么，自然都是公主了。他知道，就凭妈妈一人的工资，在四中，自己永远是只飞不起来的鸭子。还是让妹妹满足一下她那实在不算过分的虚荣心吧。他想起马老师找到妈妈，不就那么回事吗！有什么大惊小怪。我知道你看我不顺眼，什么不文明呀、不遵守纪律呀、没教养呀，狗屁！我看你还不顺眼哪。你他妈穷挤什么。刚上车的一个家伙拼命想挤到中间去，和尚心里使劲骂了一句。

教室的气氛同往常有点不一样，和尚一下就发觉今天的心是在诺贝尔那儿。谁知道这帮家伙有什么猫儿匿，和尚想，

要说他捡了个大钱包我才不奇怪呢。眼镜凑过来了，他很佩服和尚，虽然和尚常常看不起他。

“唉，和尚。知道吗？诺贝尔要过生日了。这帮哥们、姐们商量着给他买什么礼物呢！”

“是吗？我记得猫呀狗的都有生日。”和尚很冷淡。

“他说要请大家到他家玩一天，你去吗？”

“你想他会请我吗？”和尚反问他，和尚没觉得不高兴。

眼镜也觉得问得有点不对劲，于是又咕咕哝哝说了句什么。

“你说什么？”和尚问。

“他要是不请你我也不去。”

“你爱去不去，跟我有关系。”和尚依旧很冷淡，可心里挺舒服，别看这家伙平时挺窝囊，这时候还挺够朋友。“你干吗不去，你不是挺想跟他们混混的吗？”眼镜的父母也是普通的人，诺贝尔他们也很看不起他。

“我才不愿搭理他们呢。”眼镜这次没怎么在意，他朝和尚努了下嘴，诺贝尔过来了，他的那几个哥们都看着他。

这傻蛋肯定又要冒傻气了，和尚觉得好笑，不过他倒挺严肃，象一个法国贵族。

“Morning和尚。”诺贝尔说，这是他发明的问候语，他说这样更富有绅士气，“星期天到我家来吧，我过生日，老头子给了我一笔抄稿费，我们痛痛快快玩一天，用不着带礼物。”

和尚想到自己兜里的钱，他真想冲这张笑眯眯的臭脸狠狠打上一拳。“谢谢，难为你想得这么周到，连礼物都免了。可我星期天有事。”

“唉，和尚。我们好好谈谈行不行，我们干吗老闹别扭？”

“是吗？我觉得挺正常，你请我，我不去。”

“和尚。马老师告诉我啦，你母亲来学校哭得很伤心，挺可怜。我们干吗老闹别扭，我们谁没惹着谁啊？”

“滚你的蛋吧。我觉得你这个臭哄哄的屎蛋才可怜呢。滚吧，一看见你我就恶心。”

诺贝尔朝和尚和他那几个哥们耸了耸肩，作出一副宽容的样子走了。

和尚极愤怒，他以为受到了污辱，特别是在自己生日的早晨，这污辱就更不能随随便便地忍受。

“星期天你去哪儿？”眼镜问。

“去火葬场。”和尚冲诺贝尔他们大声地说。

和尚到了白石桥，他本想去圆明园，可现在不想去了。他的月票不能乘郊区线的车，况且他也没多少钱。我可不愿在生日这天因为蹭车被人家抓住。还是随便走走吧。街道上除了零零碎碎一些遛早归来的老人，更多的是外地人。这些家伙穿得比北京人还强，怎么一眼就能认出是外地的土老冒呢？可他们都挺高兴的，因为他们不高兴就可以随便吵架。他逃学了，马老师找母亲谈话，诺贝尔嘲笑母亲，这世界上到底谁可怜谁？一想到还要上马老师的课，和尚真恨不得自己打自己几个耳光。我倒霉，怎么碰上这么个疯疯癫癫无法忍受的傻老婆子呢？瞧她象看一头两条腿的猪那样看我，整个一个傻蛋。要是我告诉她是傻蛋的话，她一定会高兴得背过去啦。可我就是不告诉，让她卖弄去吧，这才显得她傻得非常、傻得相当、傻得不能再傻了，的确是傻到底了。我真想亲眼看看马老师同志发现我逃学了的高兴劲。要是她问我为什么，我说——今天我过生日。她一定会乐得昏过去啦。和尚很高兴，丽丽知道了也一

定会挺高兴。丽丽的家就在前面那几座楼里吧，她说过的。如果我愿意，我可以挨门挨户地找，肯定能找到，可她一定上学去了。要是世界上没有学校多好呀，那就都用不着上课了。要是丽丽跟我一齐逃学就好了，别看她用功，可她一定比我還不想上学。谁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讨厌考试，可少给一分就不自在。苦——哇——。他无缘无故地想到京剧花脸的道白。

“首体”象个土老冒。和尚很满意这个比喻。西苑饭店呢？和尚扭头看看西苑饭店圆圆的屋顶。象一个发了横财的外国婊子。看来我只能在外面当观众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当官的儿子当官，教授的儿子还是教授，卖臭豆腐的儿子自然还去卖臭豆腐。变？就是再一次地震，卖臭豆腐的顶多去卖馄饨。这儿怎么这么多外地的？你们就不能老老实实呆在窝里。北京有什么好，除了人就是他妈让人讨厌的人。我要在海边有间房子就好了，最好有条小船，连吃喝都不愁了。去他妈的。和尚正在过马路，一辆漂亮的摩托车从他前面窜了过去。和尚心里骂。他妈的神气什么。他对摩托车一点不熟悉，他只知道样子漂亮就一定是外国的。他想到眼镜。眼镜可什么都知道，只要一提摩托车，你看吧，什么本田一百、佳瓦、铃木的。看，本田一百！如果眼镜在，一定会这么感叹的。你要是考上清华，你爹给你买摩托车？去你爸爸的摩托吧！

紫竹院的售票处，和尚等着一个抱孩子的女人掏钱买票，票价五分。大门那边，站着几个打扮入时的姑娘。你们有几个是自己买票的？和尚觉得如果问问她们一定很有趣。她们一定会告诉我的！和尚掏出一张两毛的纸票，他对自己有多少钱很清楚，一张五毛的，两张两毛的，还有一个二分的钢镚。妈

妈开支时，给他和妹妹每人两块的零花钱，以前他还能剩下些，现在抽烟了，每月一分也剩不下。其实和尚并没有烟瘾，只是觉得抽烟能使自己显得更神气、更有力量。他把两毛钱塞进窗口，卖票的女人正撑开双臂象猫那样伸了个懒腰，还冲着窗口打了个非常舒服的哈欠。她擦擦眼角的泪水，见和尚看着她，便很恼怒地把一张票和找的钱使劲扔到和尚的脸前。

和尚发现她找了四毛五，他没出声，很平静地拿起钱和门票，转身向大门走去。她要发现了才呕心呢。

他走在公园的小路上，心里还嘀咕着这事。你愿多找钱我就收着，又不是作贼。可我简直象个下三烂。和尚想立刻把多找的钱花掉，他还是觉得放在兜里怪不是味的。他掏出烟盒取出了最后一支烟，随手把还有一个烟屁股的盒攥成一团，扔到了“禁止随地吐痰、禁止乱扔纸屑”的木牌前。玩去！罚款？我他妈赚了。他又点着烟，把火柴梗也扔到了路面。他觉得地上的火柴梗就象一件新衣服上小小的口子，真让人开心。周围草地上还有几个晚来的老人在闭着眼打拳。他们见过的东西太多，这把子年纪，连眼都懒得睁开了。和尚得意地向湖边走去。如果马老太婆见我象流氓一样在公园里乱逛，并且非常得意地嘲笑她，她一定会高兴得昏过去啦。他顺手打了个榧子。为十六岁生日，让你高兴高兴吧。

没几个人的小卖部里，卖货的女孩在用指甲刀修剪她那几根瘦瘦的指头，她挺漂亮的，跟和尚差不多大，只可惜口红擦得太重了。

“买什么？”她瞟了和尚一眼。

“来包三七烟。”和尚把钱放在柜台上。

她看着和尚，好象有点惊讶。

“你是哪学校的？”她把烟和找的一分钱递给和尚。

我哪学校用你管。“我是北大医院看太平间的。”

“我看也象。四中哪有你这号料。”

原来她是看见了校徽。四中的就不能买烟吗？和尚现在心情很好，不知为什么，他不愿跟这个姑娘闹别扭。“我是给我外孙买的。他半身不遂，再加上有气管炎；医生规定他一天得抽三盒烟。”

“我看你倒得抽三盒。你校徽哪儿来的？”姑娘的口气很冷淡，可又同和尚说个没完。

“捡的。要不要借你戴几天？”

“得了吧。我戴它？人家一看就知道捡的。我都象个老太婆了。”

“不，人家一定说你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老师哪有戴白牌的。别蒙我啦。我见过，老师是戴红牌。”

“我看这个校徽怎么是红的。一定是你眼睛有毛病，色盲，八百六十度。唉，你看得清天桥那儿有个老头丢了钱包吗？”

“我倒看见去年你让捡破烂的老头揍了一顿。”

“对了。那是因为我老头儿子偷走啦。你叫什么？跟我看电影去吧，武打的，最适合小朋友看。”

“去、去、去。一边玩去，小毛孩子。找不到回家的路可别哭啊。”

“得，那就再见了，老太婆。我得去找我那个外孙了，他一定又走丢了。要不要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他刚死了老婆。”

“你还是到失物招领处找个奶奶吧。”

“那就拜拜了您哪。我该上班了，不然太平间的死尸就都跑了。”

和尚在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姑娘冲他笑，和尚也挤挤眼睛。

他摘下校徽放进口袋。四中的学生都是傻蛋，连买盒烟都透着傻气，这帮自作聪明的家伙。眼镜最可笑，接到女孩子一封信就高兴得尿了裤子。我可不喜欢让人当成狗屁不知道的屎蛋。和尚站在桥上，湖面空荡荡的。连只野鸭子也没有，更甭提天鹅了。瞧那堆大理石的玩艺，更是要多傻有多傻，就象一堆大老爷们站在洗澡盆里。傻里傻气的。高一、三的家伙都是傻里傻气的。可四中新盖的破楼倒是挺漂亮。他靠在桥栏上，把单肩挎着的书包吊在脖子上。这有点上吊的味。也不知道崇祯到底在哪儿上的吊。如果我用这个书包吊死在百货大楼，心理学家一定能创造出一种新的理论。可我干吗要上吊？春天还是不错的。我怎么刚注意柳树已经发了新芽。

“同志，帮我们照张像好吗？”又是外地的。

和尚不会照像。他只听同学聊起过光圈、快门什么的，自己从没照过。可他没拒绝。

“可以。不过我照得不太好。”

“没关系，你只要摁一下就行。”外地人把一架漂亮的相机递给他。

外地人站在桥栏旁，背景就是和尚以为傻里傻气的那堆玩艺。

和尚学着人家的样子稍微向下蹲蹲，闭上一只眼，把另一只眼凑到取景孔上，嘴里说声“注意”，便摁了按钮，“咔”的一声响后，相机又发一阵“哗、哗”的响声，和尚心里一阵紧张，可别是坏了。外地人朝他笑笑，其中一个过来接过了相机。和尚忽然想起这可能就是别人说的自动过卷。这时他才觉

得脸在发烧，身上也好像湿漉漉的。我真是个尿蛋，这点事就弄得浑身是汗了。

“谢谢你，小同志。”

“没关系。”和尚装出一副悠闲的样子朝桥下走去，可 he 觉得自己走得太不悠闲了。别紧张，哥们。走得稳一点，再稳一点。下了桥，直到拐过了弯，他才觉得自己真的自然了。和尚回味着刚才的感觉。干得不错，别看没照过，照样能干好。他想起自己好象没看清取景孔里的人物。他妈的，要是把两个人照得只剩一个才来劲哪。管他呢，我才不管他呢。和尚回头瞧了瞧，那两人也朝这边走来。我可不能再出丑了。他离开了水泥路，走上一座不大的土丘。空地上有几株开着白花的树。

是玉兰吧。好香呀。他深深吸了几口气。可就是太丑了，怎么一片绿叶也没有。这不是花。和尚很想形容一下，可他实在找不出美一点的词来。象一堆戴着花头巾的老太婆，我要是写诗，一定比那些装腔作势的家伙强。和尚走到跟前，花瓣很厚实，很象蜡做的。他朝周围看看，周围没有人。只是一闪的工夫，他就将一根枝条折了下来，连他自己也不知为了什么。他打开书包，枝条太长了，他便把那两朵花摘下来塞了进去。

“干什么哪？”那边亭子上，一个老头喊起来，“别跑，你给我站住！”

和尚愣住了。他没跑。也根本没想到跑。听老头喊他站住，这才醒悟过来，一转身跑了。

下了车，朝马路对面走去。展览馆售票处前面，许多人乱哄哄地凑在一起。和尚知道他们大多是卖黑票的倒爷。迎面过来一个穿着黑色夹克、留小胡子的家伙。

“要电影票吗？”

“不要。”二姐说。和尚本想问问什么电影，但还是克制住了，跟着二姐向前走去。

小胡子也没停下，跟在二姐的另一边。

“要舞票吧，西苑饭店的。很便宜，八块一张。”

“八块一张我卖，要多少都有。”

“大姐，匀我几张吧，六块。”

“八块，一分不能少。”

小胡子无可奈何地站住了。

“二姐，你真有票？”和尚问。

“什么票！唬他哪！这帮小姐，没什么闹。”二姐向和尚转过头来，“你是不是也去倒点票？一天弄个三十、二十的。”

“这么多？”

“告诉你，我要见你倒票，非把你的皮剥下来。别看这些人欢势，总有一天要倒霉的。”

“我知道该干什么。”和尚有些反感，可他只是低低咕哝了一句。

二姐也感觉了他的不高兴，就没再说下去。

他是在白石桥遇到二姐的。二姐说带他吃饭，他挺难为情，可还是来了。二姐是邻居二婶的女儿，比和尚大四五岁吧，以前和尚常到她家玩，跟她挺熟的。自从二姐和家里吵了架，半年多了，和尚就没见她。二姐以前很喜欢演节目，高中时还到电视台录过像，可一毕业就到副食店卖菜了，后来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干脆连班也不上了。二姐的男朋友是个画画的、和尚知道他们没结婚，可住在一起。二婶对这事很恼火，总觉得在邻居跟前丢了面子，谁要是问到二姐，她就说二姐早死啦。